

## 走过南天门

■黄志专

登临南天第一峰,走过南天门,是在炎炎夏日的一个正午。

南天门位于安溪县官桥镇赤岭村弥勒山上。官桥,我虽然去过多次,知道官桥莲兜美豆干好吃,也知道官桥豆干面味道好极了,却从未听说官桥还有个景点——“南天门”。

听说,走过南天门的人,一般会好运自来,要么仕途通达,一片光明;要么“鲤鱼”跳龙门,高中大学甚至名牌学府,成为天之骄子;要么“千里姻缘一线牵”,找上心中的另一半……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趁机结伴一同登临,饱览一番?虽然我们一行大多年过半百,无欲无求,登临之后或许能讨个好彩头啊!

吃完午餐,我们在当地朋友带领下,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向上走去。其时,正值午间,烈日高照,太阳光火辣辣的,直射得人的皮肤发痒。还好,一路上都有树木遮蔽,沿路树影斑驳,山风徐徐吹来,叫人不觉觉得热乎。我们三走两走,很快就来到南天门前。

站在南天门前的底下仰视,左边一块巨大的石头矗立着,正面阴刻着“南天门”三个大字;右边一块硕大的石头斜倚在左边的这块石头上,很自然地拱起一道天然的门。门楣顶上稍微向前伸出,远远望去恰似一顶鸭舌帽的帽舌。这时,一阵阵山风轻轻吹来,弹奏着山间树木的琴弦,哗啦啦地吟唱,悦耳动听。我们一边看,一边听,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兴致勃勃,马上跨大步,迎头直驱,直抵南天门,穿过去,停一下,看看周围的景物,再折回来,再停一下,再过去,再返回来……如此往复,来回几趟,还不断地惊叫几声,好像要把自己的欢乐跟这儿的大山树木分享。

一阵兴奋过后,我马上看到一块斜平的大石头上镌刻着“南天第一峰”五个大字,遒劲有力,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虽然不见落款,却可见此墨宝年代已经久远,是很有文物价值的。

我们站在巨石上,极目远眺,整个官桥乡镇都尽收眼底,那一幢幢楼房,那一条条公路,那一座座山峰……显得错落有致、生气勃勃。我情不自禁地诵读出毛泽东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一句诗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现在站立的地方,虽然不算“险峰”,却也风光无限呀!特别是南天门石头更有韵致。

我们对石头的兴趣一直不减,再次走动,再次目睹南天门,仔细瞧瞧石头上面的文字,看看石头表面凹凸的痕迹,甚至摸一摸粗糙黝黑的石头,心中期望能从这些石头的表面上看出一点什么端倪,甚至希冀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但毕竟不是考古专家,虽然孜孜探寻,作出很多猜测,都只是停留于一厢情愿的猜想中与“表皮”的议论之上。

饱览之后,也就是心满意足之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同站立在南天门前,拍照留念。咔嚓咔嚓几声之后,我们就这样驻留在这个南天门前了……

## 幸福触手可及

■苏国钦

男人不惑正当时,我却不幸染上眼疾,四处求医问药无果,视力逐渐下降,最终成为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彻底与有色的世界隔绝了。

面对着这噩梦般的灾难,我一度万念俱灰,痛不欲生,感到迷茫和无助。悲观厌世的情绪塞满胸腔,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搞得家无宁日。“爸”,每当我无理取闹时,女儿扎心的一声叫,一下子让我安静下来,随之泪水夺眶而出。

“与其在病痛中消沉,不如勇敢面对”,在家人和朋友以及残联组织的帮助感化下,我重拾生活的信心,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特殊人群融合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门维持生存的本领。

培训的项目大都是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如按摩、插花、十字绣、电商……其中,盲人按摩经济效益比较高,由于自身条件不允许,我只能有的放矢地挑选适合自己学习的项目,在辅导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学会了一门简单的手艺——折纸。

学成归来,通过朋友牵线搭桥,我直接跟工厂联系,接单到自己家里做。折纸工序并不复杂,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对称折成长方形,又分别从两端相向正反折成三角形,最终折成一个纸元宝。只不过需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加工费又低,一张八厘钱,一天下来多的也只挣十几块钱,甚至是在老婆工余时间帮助下完成的。这点微薄的收入,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我感觉开心与满足,因为有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就有希望走出困境,维持生活。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不抛弃不放弃,仍然继续四处求医问药,期望有朝一日老天怜悯,能为我打开一扇窗,出现医学奇迹,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我重见光明恢复到健康状态,可惜天不遂人愿,让我的希望一次次化作泡沫,备受煎熬,身心俱疲。每当我感到无助和沮丧时,总会有一些温暖不期而遇,一个个惊喜接踵而至,许多好心人纷纷施与援手,热心帮助我渡过每一个难关,把幸福和温暖带到了我的身边。有慈善机构、爱心人士捐赠捐物;有志愿者不定时上门服务,打扫卫生、

读书读报、心理疏导。逢年过节一些单位送来的食品慰问金,还有一些盲人专用的生活用具。此外,每个月还能领取到几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同时申报了残疾人“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彻底圆了我的安居梦。

在搬进新居的那一天,感动的泪水彻底地淋湿了我的一片天空,为了表示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我特意让家人在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安居全靠好政策,幸福感谢新时代。”虽然对联缺乏平仄与押韵,却是我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所有的切身经历,使我对幸福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感觉幸福并不是溢美的词汇,虚幻不实。其实幸福就在我身边,触手可及,它是我手里的一根盲杖、乡村医生手中的血压计、志愿者的一句句暖心话、妻儿开心的笑声……拥有这一切,便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生活便有了奔头。

幸福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我的胸膛,时刻温暖着我的心房。我虽然看不见色彩斑斓的世界,但是能感受到世界依然是美丽的。

## 温暖的惦念

■许彩凤

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寂寥了一夜的大街小巷,间或有车有人出现,我来到孩子喜欢的一家肠粉店前,层层叠叠的厨具里冒出的缕缕白烟充盈着温润的烟火气。

顾客大多是年轻父母,有的带着孩子在餐位上大快朵颐,有的打包带走。老板娘一边仰起笑脸盈盈地打招呼,一边娴熟地忙碌着,打米浆,敲鸡蛋,加肉末,装酱料,有条不紊,应付自如。

一位老人,六七十岁模样,白发斑斑,脸上的皱纹如古老的藤蔓般盘根错节。她睁大眼睛看着老板娘变魔术似的将抽屉般的厨具一会儿拉出来一会儿推进去,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喜。

老板娘笑着招呼:“老人家,您要几份?在这儿吃还是带走?”老人说:“一份。”然后便指着桌面上的食物补充道:“这,这,都加。我带走,带给孙儿尝尝。”老人眯着眼睛笑,右手一挥,那样子透着几分豪气。

看着老人一脸自豪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想起我读中学的那段光阴。

一天夜里,寒风凛冽,晚自习结束后,我缩着身子从教学楼回到寝室。母亲竟出现在我的面前,咧着嘴对着我笑。我很惊愕,目不识丁的母亲是怎么从近百公里外的老家到这儿来的?母亲说:“老家有一辆车要送木头到你们学校这个镇子来,我一听说,就求司机捎我一起来。到了镇上的路口,我下了车,问了不少人才走到这儿。”母



亲从袋子里拿出一袋糕点塞给我,是她自制的印着各种图案的米糕。我已记不清那天夜里和母亲说了什么话,只记得母亲用粗糙的手摩挲着我床上的被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天这么冷,被子这么薄,能暖和吗?”不多久,母亲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临走前,又递给我一沓零碎的纸币,因为她要赶在司机卸完木头折返前到达镇上的路口,再跟着他的车子回老家去。

如此温暖的惦念,还有许许多多的瞬间:每次离家上学前,母亲特意为我炖煮一罐罐多加了肉块的咸菜,一袋袋炒得金黄喷香的供我夜宵食用的面茶……那些山村最朴素的食物穿过岁月的长河,仍在我的记忆里散发着最醇香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的老一辈,我们共同的老一辈,他们总

是为孩子着想,对孩子的爱就像这暖和的味道。

我拎起肠粉,朝家走去。我也会成为这样的老一辈,愿世间一切温柔的惦念都有美丽的回响。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